



陈独秀



李之龙



孙中山



汪精卫

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 “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上台诀窍·汪精卫堕落伏笔·历史的惨重教训

张聿温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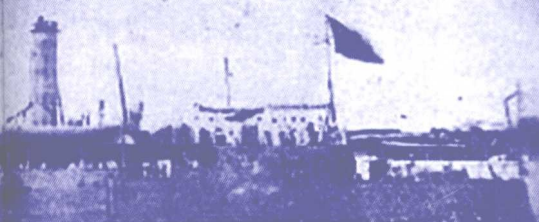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

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 “中山舰事件”

张聿温 /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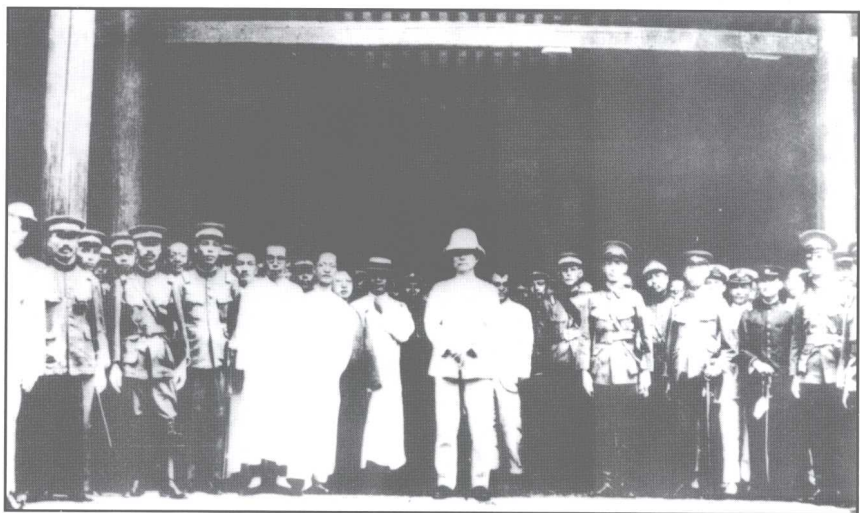
“中山舰事件”/张聿温著.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1. 11
ISBN 7-221-05606-4

I. 中... II. 张...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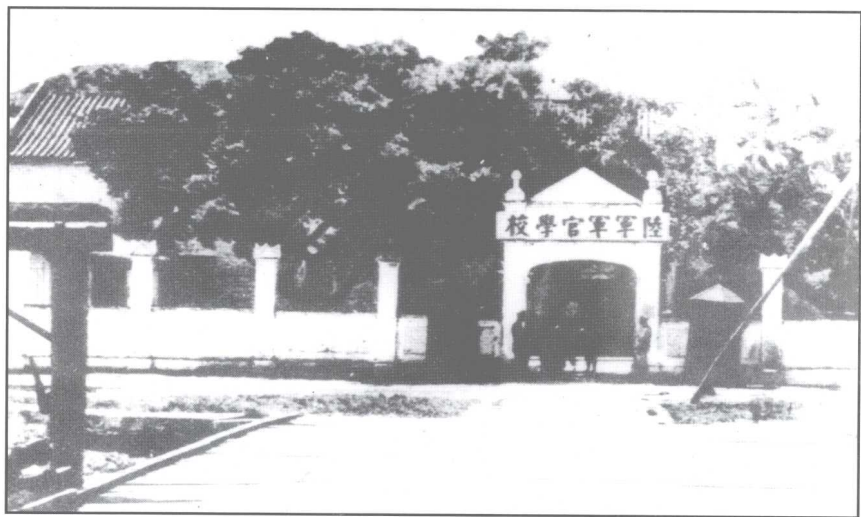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4201 号

“中山舰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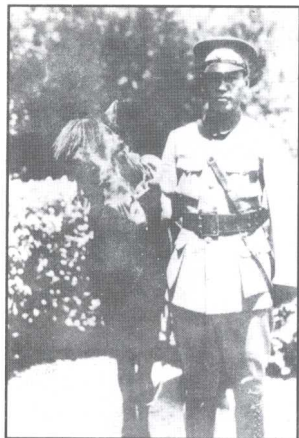
编 著: 张聿温
责任编辑: 夏 凡
封面设计: 李法明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字 数: 368 千字
印 张: 14. 875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221-05606-4/K·606
定 价: 24. 00 元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率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出席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前排左起：5为邹鲁，6为胡汉民，7为孙中山，8为蒋介石，9为欧阳格，10为许崇智，11为王柏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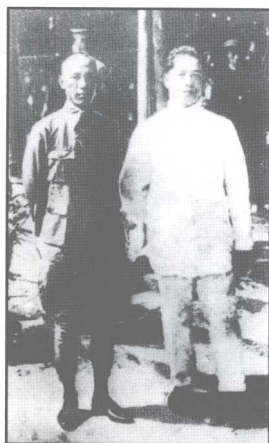
黄埔军校旧址



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的蒋介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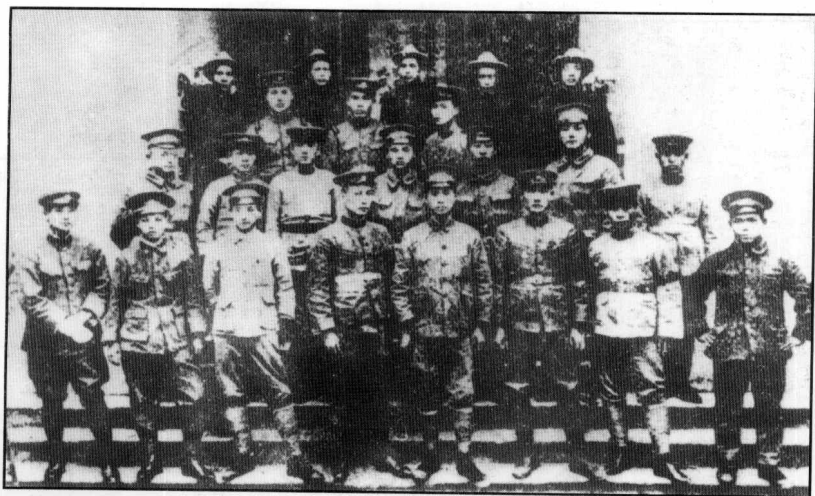
在黄埔军校任职时的周恩来（192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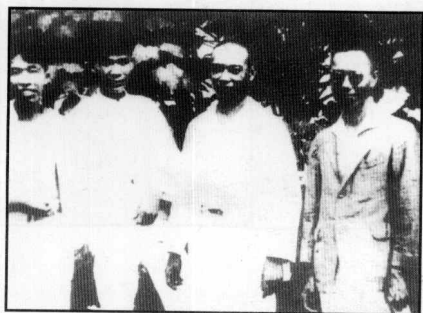
汪精卫（右）与蒋介石在广州（192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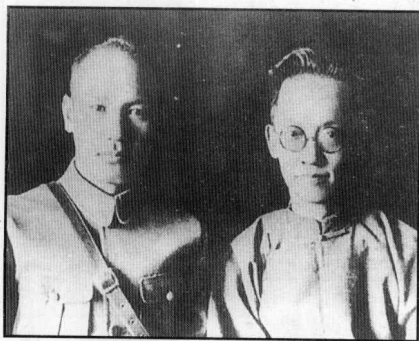
1925年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台阶上前排左起：2为许崇智（军事部长），3为汪精卫（政府主席），4为胡汉民（外交部长），5为孙科，6为廖仲恺（财政部长）



黄埔军校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合影（192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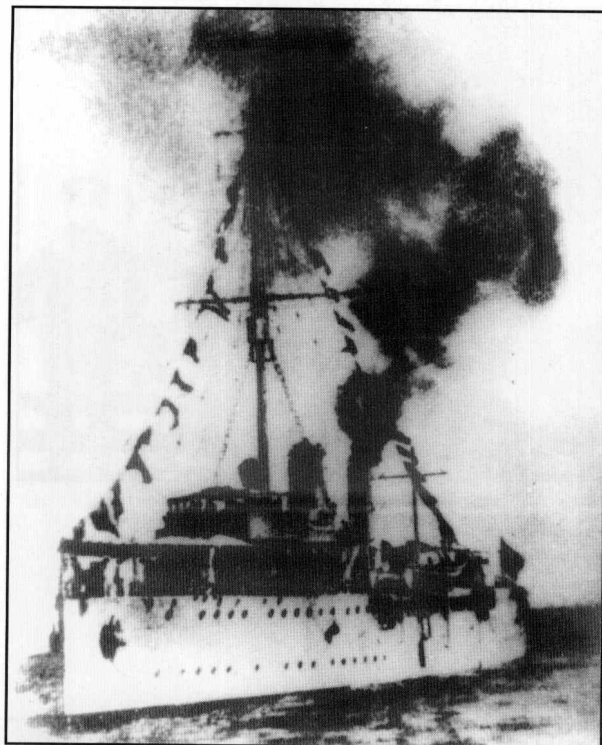
1925年前后部分中共广东区委成员合影。左起：冯菊坡、刘尔崧、陈延年、杨匏安



胡汉民（右）与蒋介石（192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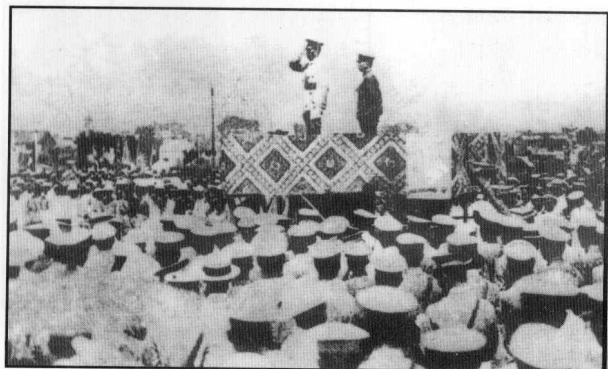


蒋介石与夫人陈洁如



中山舰

广东国民政府
海军局政治部主任、代理海军局局长
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召开北伐誓师大会。台上左1为总司令蒋介石



神情激动的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

主要人物表

汪精卫——字兆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字中正，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

张静江——字人杰，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陈公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党部书记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

何应钦——字敬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

谭延闿——字祖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

朱培德——字益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

李济深——字任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

李福林——字登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

程 潜——字颂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

陈肇英——字雄夫，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虎门要塞司令

吴铁城——字铁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师师长、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广州卫戍副司令

陈 策——字筹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海军局顾问

欧阳格——号久渊，海军学校副校长

徐 桴——字圣禅，黄埔军校军需处处长

王柏龄——字茂如，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师长

刘 峙——字经扶，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师长

陈立夫——字立夫，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

邓演达——字择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黄埔军校教育长

何香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党部代理妇女部长

伍朝枢——字梯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

陈璧君——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陈独秀——字仲甫，中共中央总书记

张国焘——字特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工农部主任

毛泽东——字润之，中共“一大”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

谭平山——中共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

陈延年——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周恩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

包惠僧——中共“一大”代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党代表

张太雷——鲍罗廷翻译、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

李之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海军局代理局长、中山舰舰长

布勃诺夫——联共（布）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苏联红军政治部主

主要人物表

任、苏联政府赴华考察团团长

鲍罗廷——联共(布)党员、国民政府首席顾问

季山嘉——联共(布)党员、苏联政府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团团长

罗加乔夫——联共(布)党员、苏联政府驻国民政府军事顾问团副团长

“中山舰事件”

引 子	(1)
第一章 大 势	(8)
第二章 寡人有疾	(26)
第三章 蜜月苦短	(66)
第四章 黄埔潮	(96)
第五章 示威与试探	(136)
第六章 海军局内外	(160)
第七章 山雨欲来	(187)
第八章 中山舰异动	(210)
第九章 最关键的一天	(229)
第十章 政变发生	(251)
第十一章 各方反应	(274)
第十二章 斗 法	(306)
第十三章 反击之争	(327)
第十四章 莫斯科的态度	(350)
第十五章 斡旋与收场	(372)
第十六章 胜利者	(404)
第十七章 后 话	(438)

引 子

在国民党内,有公认的“三大秘案”。

所谓“秘案”,并非说做得天衣无缝,毫无蛛丝马迹可寻,而是指扑朔迷离,似是而非,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各有各的说法,令人如堕五里雾中。并且,事件本身也隐晦曲折过甚,错综复杂至极。

“三大秘案”之一的廖仲恺被刺案即是如此。不妨让我们对廖案作一番简单回顾。

1925年8月20日,是广州异常闷热的一天。

早晨,廖仲恺起得稍微晚了一点,因他为给黄埔军校筹款一事,头天忙到深夜才回家。他匆匆吃了几口稀饭,就同夫人何香凝登上汽车,前往中央党部所在地的惠州会馆,赶去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第106次会议。这是一个差不多每隔三四天就要开一次的例会,开会地点通常也是不变的。

汽车朝惠州会馆急驶,半路上有人示意拦车,此人是国民党监察委员陈秋霖。廖仲恺停车一问,陈秋霖说有事正要去廖仲恺家商议。廖仲恺便请他上车,一同先去中央党部。汽车到中央党部,廖仲恺、陈秋霖跟随卫兵下车后朝大门走去,没走几步,突然响起一阵“砰砰啪啪”的枪声,廖仲恺、陈秋霖应声倒地。此时何香凝正和碰到的妇女部的一位同志说话,见有人行刺,大喊:“抓人!救命!”同时奋不顾身地去扶廖仲恺。此刻,有四五个原先埋伏在中央党部门前骑楼底下石柱后面的凶手如漏网之鱼般奔逃了。

何香凝和卫兵赶紧将廖仲恺、陈秋霖抬上汽车,送往医院抢救,但是为时已晚。身中4枪的廖仲恺,一枪击中头部,一枪伤在腰部,两枪穿入背部,半路就停止了呼吸。陈秋霖也身受重伤,两

天之后不治身亡。

由于孙中山先生已于当年3月12日病逝北京，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和忠实战友，在国民党内地位显赫，举足轻重。可以说党、政、财、军大权在握，其重要职务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工人部长、中央农民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兼财政部长、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所有党军和各军官学校及讲武堂党代表。就是这样一位手握重权的风云人物，竟然轻而易举地倒在了刺客的枪口之下。

廖仲恺被刺，举国震惊。当时国民党内分左、中、右派已是公开的秘密，廖仲恺是公认的左派代表。他的被刺，不啻为一次大地震，预示着国民党内将有重大变动。但究竟情形如何，形势怎么逆转，党内外都在拭目以待。

廖案发生当天，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其军事委员会迅速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局势，采取对策。一个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³人组成，负责执掌政治、军事、警察大权以应付时局的特别委员会成立了。同时，有共产党人杨匏安、周恩来参加，负责对案犯的侦缉与审讯的廖案检查委员会和廖案审判委员会也成立了。这3个委员会立即展开了工作。

然而，调查来调查去，先后抓了好些人，却始终未能弄个水落石出。非但如此，反而越抹越黑，越调查疑团越多。比如：

平时中央党部都有警察站岗，案发当天，警察却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任凭何香凝怎么呼救，却就是不见警察的影子，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凶手逃之夭夭。这是否有人故意网开一面，里应外合？

案发前几日，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就告诉廖仲恺，说有人要暗杀他。可为什么执掌警察大权，负责警卫工作的吴铁城却根本没有采取任何特别的警卫措施？显得掉以轻心，大大咧咧？

尽管中央党部警卫疏忽，但凶手并没有全部漏网，其中一个叫

陈顺的，被廖仲恺卫兵击中，做了俘虏。就在陈顺断断续续招供了几句，眼看线索就要清晰之际，陈顺却一命呜呼了。这究竟是凶手伤重不治而死，还是有人杀人灭口？

凶手陈顺在临死前，供出这样几句：“香港给胡毅生、魏邦平几十万元打‘猛子’[“猛子”系广东方言，指有名望、有权势的大人物]，给两百万元打共产党”，“‘猛子’是廖仲恺、鲍罗廷、汪精卫、蒋介石……”，“刺杀廖仲恺是受朱卓文指使，朱卓文给了1万元。”从陈顺身上搜出手枪一支，经调查证明是朱卓文提供的。8月25日，汪精卫下达了逮捕林直勉、胡毅生、朱卓文、梁鸿楷等疑犯的命令。谁知隔墙有耳，胡毅生、朱卓文等人早早得到消息，抢在汪精卫动手之前跑到香港去了。只逮捕了林直勉、梁鸿楷等，审讯时林、梁断然否认刺廖，并且在被捕后又越狱潜逃了。^①

胡毅生是国民党当时的一号人物、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的堂弟，二胡均为国民党右派，这一点人所共知。胡毅生等人经常在胡汉民家议论朝政，策划活动，这一点二胡本人也不否认。由此看来，胡汉民对胡毅生、朱卓文等人的刺廖计划是知情的，并且很有可能就是主谋。但是，廖案发生后，胡汉民却表现得镇定自若，胡毅生等逃匿后，谁也拿胡汉民没法，因为谁也找不出胡汉民是此案主谋的有力证据。

胡毅生、朱卓文等人不但是国民党内著名右派，并且和廖仲恺私怨极深。1924年，胡毅生在胡汉民支持下参加广州市市长竞选，因在选举中舞弊，被廖仲恺查办，失去了升官发财的机会；朱卓文曾任粤军旅长、中山县县长，因办事不力受过当时的广东省省长廖仲恺的处分；林直勉和廖仲恺有重大分歧，丢了大本营会计司司长之职；魏邦平、梁鸿楷为粤军军长，从来拒不上交防地税收，中饱私囊，廖仲恺上任财政部长后，一再严令统一财政，任何人不许截

^① 陆文海等著《祸变起萧墙》第32—42页，作家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留国家税收,这就断了魏、梁等人的财路。政治上的分歧和既是利益上的冲突,决定了他们和廖仲恺不共戴天。但他们承认恨廖仲恺,甚至造谣说廖仲恺是共产党,却坚决否认参与策划了刺廖案。逃匿10年后的朱卓文,一次与人闲谈刺廖旧案时,这样吐露道:“国共合作后,共党……在粤省到处……煽惑农民暴动,杀害地方士绅,……余等一般老同志,在广州南堤有一俱乐部,名曰‘南堤小憩’,余偕居其间。大家对此赤焰甚为切齿……决议歼其渠魁。习知俄顾问鲍罗廷、加仑、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乃密遣死士伺机以机枪炸弹击之,务使群凶同归于尽。下手前一日,余诫赴义诸死士,当熟勘地形,以利进退。诎此辈……竟将此谋泄闻于卫戍部某侦察员……时吴铁城任卫戍司令,闻讯大惊,即以电话向余诘询……反复以公私情谊相劝止。余……知不可为,遂亦作罢。然大家恨共之积忿迄未少消,而一时对鲍罗廷、加仑……又无可奈何,乃转而埋怨亲共之汪(精卫)廖诸人……但亦止于口头漫骂,初无何锄奸计划可言也。一星期后,某日余方午睡,陈顺同志匆匆自外来,言杀廖事……余知……必有大患。即探囊出港纸200元与之,促其离穗。世人所谓朱某杀廖,如是而已。”到了1941年,时隔16年之后,潜逃中的胡毅生也打破沉默,接见称作“余不足观阁主”者,答复所询廖案旧事,说刺廖系“一些私恨于廖先生者乘机借刀,实不若外传之甚”,“吾辈多被株连”,坚决否认自己参与谋杀。^①

就这样,廖案嫌疑者不少,但究竟是谁谋杀,主犯何人,至今不清。

廖案如此扑朔迷离,“三大秘案”之一的“中山舰事件”,甚至还要错综复杂,神秘莫测。

“中山舰事件”发生于1926年3月20日,所以又称“3·20”事

^① 陈廉著《第一次国共合作史》第176、188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件。事件的性质,是已变成新右派的蒋介石悍然发动的一场反革命政变。过去人们一般都以为蒋介石背叛革命,发动反革命政变是在1927年4月12日,亦即“四·一二”政变。殊不知,就蒋介石而言,那已是故技重演了。如果没有一年前的首次政变,蒋介石就篡夺不了领导权,登不上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宝座,后来他本人及国共两党的历史,自然就要重写了。

围绕“中山舰事件”的迷雾,多少年来从未廓清。

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但随即就向苏联顾问团表示了“歉意”。

蒋介石一手发动了“3·20”政变,三天后又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写一报告,自请处分。内云:“此次事起仓促,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

蒋介石派兵包围了苏联军事顾问团,驱逐苏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季山嘉等,矛头所向已很清楚。事后,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谁经斯基却先后发表文章,一再否认蒋介石曾经发动政变。

蒋介石下令逮捕了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旋即又将李之龙释放,并声言是“误会”。而事件中蒋介石所倚重、信赖的王柏龄、陈肇英、吴铁城、徐樾、伍朝枢等人,又一个个受到了他的打击。王柏龄被撤去二十师师长之职,陈肇英被撤去虎门要塞司令之职,两人限期离开广州。吴铁城被撤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之职,欧阳格被撤去中山舰代理舰长之职,徐樾被撤黄埔军需处处长之职,然后予以查办。国民政府委员、广州市市政委员会委员长伍朝枢被驱逐。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远在上海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兴高采烈,以为蒋介石终于和他们站在了一起,成了自家人,于是去电嘉勉。谁知蒋介石并不领情,对西山会议派绝无半点亲昵。著名右派代表人物邹鲁写道:“中山舰事件,我们去电奖励蒋介石,倒博得